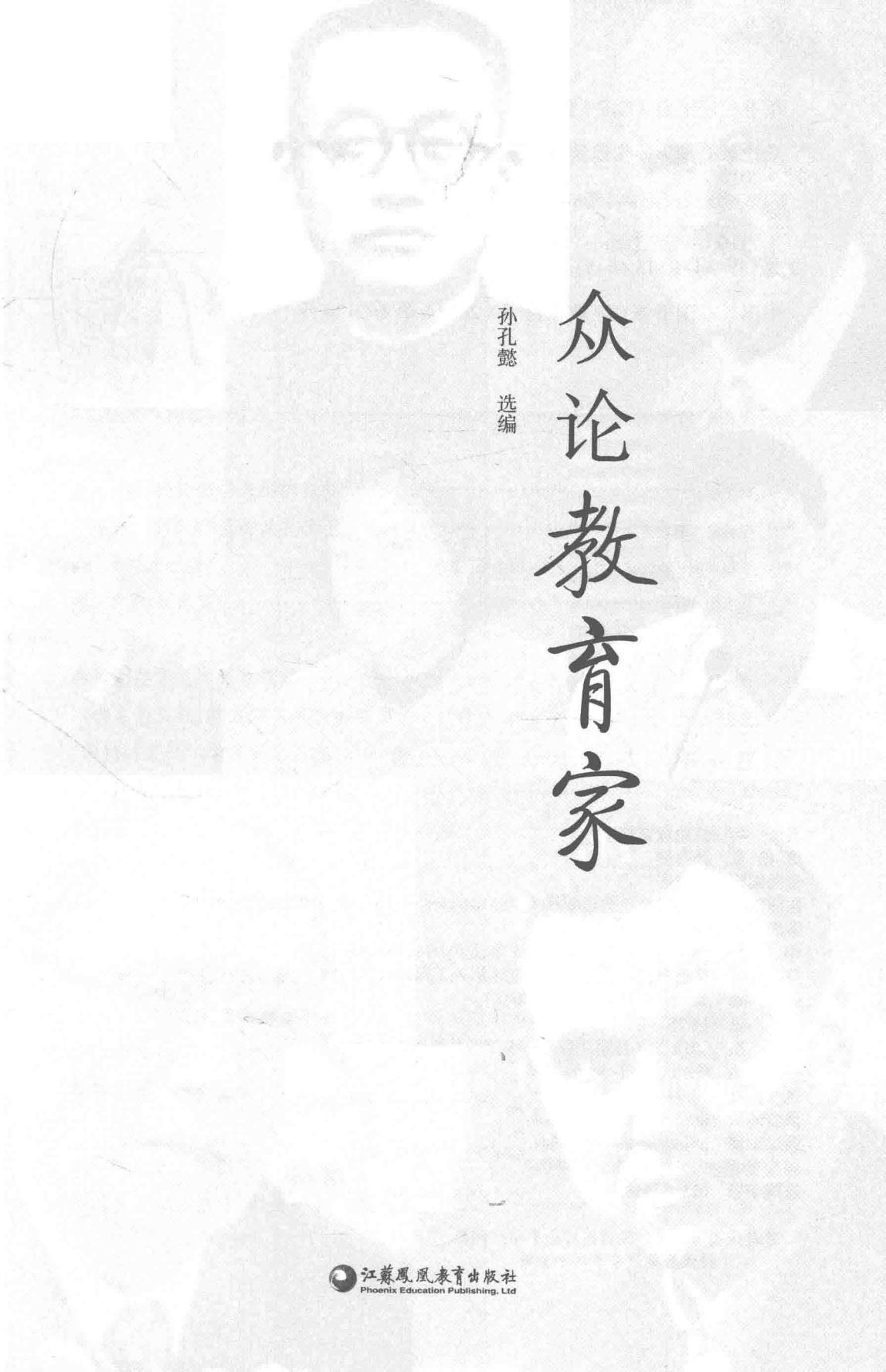


众论教育家

孙孔懿
选编

——为了教育这个家，将心甘情愿地为之奋斗，使教育成为温暖的精神家园。



众论教育家

孙孔懿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众论教育家 / 孙孔懿选编 .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499-7508-2

I. ①众… II. ①孙… III. ①教育家—人物研究—世界—文集 IV. ① K815.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9174 号

书 名 众论教育家
选 编 者 孙孔懿
责 任 编辑 沈静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印 刷 徐州绪权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516-83867699)
厂 址 徐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三工业园区经纬路 16 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7508-2
定 价 35.00 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cbs.tmall.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sfhjy>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目 录

“教育家”:词源与词义	孙孔懿 001
教育的终极价值与教师的良知	
尼采的“教育家”镜像及其价值	王兆璟 李晶晶 022
论“伟大教育家”	[英]罗伯特·R.拉斯克 詹姆斯·斯科特兰 042
第一流的教育家	陶行知 048
教育家必先具有教育精神	
以教育为志业:教育家的精神实质	金生鉉 055
“领袖的责任”:教育家之天职	[美]杜威 066
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	梁启超 076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育家的自家田地	梁启超 081
儒家哲学是教育家的哲学	张岱年 086
教育家的风度、风格、风骨	成尚荣 089
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节选)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101	
什么样的教育家才是真正的教育家——杜威对我们的启示	黄宇红 107
童心母爱:永不熄灭的教育精神——纪念斯霞诞辰 100 周年	朱小蔓 112
教育家什么模样?——李吉林的启示	李庆明 120
论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家	
中国教育家的世界(节选)	胡德海 126
杜 钢 135	

中国近代教育家群体特征综论	田正平 肖 朗 139
民国时期教育家群体特征论析	林良夫 151
中国近代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的当代意义	程斯辉 166

呼唤新时代著名的教育家	刘道玉 182
当代教育家的社会责任	杨九俊 192
新时期教育家的成长之路	顾明远 199
“名师”是歧路，“良师”是正途	储朝晖 206
实现“中国梦”：期待教育家群体履行时代使命	潘 涌 210

观点荟萃

教育家应该信仰教育为万能的事业	[美]杜 威 224
只有教育改革家才感到需要教育哲学	[美]杜 威 224
所有的哲学家自然都会是教育家	[法]加布里埃尔·孔佩雷 224
教育家必须于懂得教育之外同时明白社会问题	舒新城 225
相信孩子的教师才不愧为真正的教育家	[苏联]苏霍姆林斯基 225
教育家能使那些落后的孩子享受到高尚人的快乐	[苏联]苏霍姆林斯基 225
教育先驱者：富于幻想和奉献精神	[爱尔兰]弗兰克·M.弗拉纳根 225
教育家是追求教育真理、突破体制障碍的勇者	孙光友 226
教育家首先是思想家	孟祥杰 227
教育家要“我行我素”	龚 放 227
选编后记	孙孔懿 229



“教育家”:词源与词义*



孙孔懿

何谓“教育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见仁见智，各持其理。与任何一项研究一样，教育家研究需要解放思想，需要最大限度地拓展发散性思维空间，同时也需要辐合性思维，以便搭建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在人类认识进程中，求异与求同，分化与综合，不可或缺亦不可偏颇；相互协同，交叉并进，庶可使研究不断深入。本文拟在求异与求同两条思路中取后一思路，试图从词源和词义的视角对“教育家”做一番探讨，以求正本清源，增进共识。

一、“教育家”一词可能源于梁启超等学者直接取自日文

古代有“儒家”“墨家”“法家”“兵家”乃至“小说家”等词，没有“教育家”一词，人们称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等多为“人师”“良师”“严师”“国师”乃至“至圣先师”。我国最早何时出现“教育家”一词的呢？孔子他们又是从何时起被称为“教育家”的呢？

在笔者视野中，最早在著作中使用“教育家”一词的是梁启超。1898年9月26日，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同年12月在旅日华商资助下创办旬刊《清议报》，亲任主笔。1901年12月21日，他在《清议报》第100期上发表《南海康先生传》一文，其第五章为《教育家之康南海》，乃笔者见到的最早出现“教育家”一词的文献。笔者进而猜想，“教育家”一词似非梁氏本人生造，可能是他直接取自日文。从背景看，当年急速“脱亚入欧”的日本对中国新文化，特别是新词汇方

* 本文节选自作者的《论教育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收入本书时作者做了较大修改。作者孙孔懿，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面的影响甚大,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人接触西方文明的窗口。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近代西方启蒙思想甚至马克思主义,多是通过日本学者译介开始的。据考证,中国近代使用的作为学科名称的“教育”一词,就可能源于日本学者采用的汉字译名。^①就具体情境而言,早在19世纪末,日本就已出现了“教育家”“教育改良家”等词,并且出现了一批被称为“教育家”的学者。^②梁启超逃亡日本后,仅以半年时间就基本掌握了日语,遂“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③。在此情境中将日语中的“教育家”一词顺手拿来,极为自然。笔者还注意到,这一期间中国其他学者使用“教育家”一词,也多与日本有关。例如1902年9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印行的中国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教育家言》一书,就是根据日本学者苏峰生的《教育小言》的第一部分编译而成的,其论及“教育家之资格”时提出:教育家必须深切了解世界大势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浅言之即所谓识时务者是矣”;“教育家而不识时务也,则不知国家之所欲何,而其结果也,则有骨骸而无精气”。又如张之洞,从1898年起就数次派员赴日本考察,1902年10月,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提出有关普通教育主张时,亦以“日本教育家苦口详言皆以普通学为文武百事之基”为例。^④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学者使用“教育家”一词,多在与日本学者接触之后。此外,鉴于当时中日共用的文字甚多,故一些不通日语的中国教育家(如吴汝纶)访问日本时,除以译员为中介外,还以“笔谈”方式与日本教育家直接交流。^⑤这也是日文“教育家”直接进入中国的一条可能的通道。

最值得称道的并不是梁启超将“教育家”一词直接“拿来”,而是他在拿来之后注入了自己的研究与理解。他在《教育家之康南海》一章中写道:

① 陈桂生:《教育学的建构》,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185页。

② 例如:王国维于1900—1901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与罗振玉一起创办《教育杂志》。1901年王氏将日本学者花铣三郎的《教育学》译载于《教育杂志》,这部《教育学》“小序”中就已出现了“教育家”一词。见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页。

③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转引自罗检秋著:《新会梁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④ 陈景磬、陈学恂主编:《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页。

⑤ 参阅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先生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备教育家之资格。其品行方峻，其威仪严整。其授业也，循循善诱，至诚恳恳，殆孔子所谓“诲人不倦”者焉。其讲演也，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又常反复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先生教育之大纲可知矣。……先生教育之组织，比诸东西各国之学校，其完备固多所未及，然当中国教育未兴之前，无所凭借，而自创之，其心力不亦伟乎！至其重精神，贵德育，善察中国历史之习惯，对治中国社会之病源，则后有起者，皆不可不师其意也。^①

显然，文中的“教育家”并非梁氏随意封予的名号，而是经他反复思考和论证后，庄重地赋予康氏的一种具有现实与历史意义的身份。在梁氏看来，康有为之称得上一位教育家，是因为他具有“教育家精神”和“教育家资格”。就“精神”而言，梁氏从康氏之“品行”“威仪”“授业”“讲演”“自创”“重精神，贵德育”的“教育大纲”等方面逐一做出评价。就“资格”言，梁氏肯定了康氏以使弟子心悦诚服、终身不忘的教育，造就立志“治中国社会之病源”之人才的不朽业绩。可以说，“精神”与“资格”，主观与客观，构成了“教育家”内涵的两个基本维度，这是梁启超对“教育家”词义的创造性贡献。在我国，康有为很可能是在世时便被尊称为教育家的第一人。此后，梁启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1902年）一文中提出：“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这可能是孔子被称为“教育家”的开始。这样，“教育家”不是作为一个孤零零的名词，而是带着它的丰富内涵逐步进入了公众话语。

“教育家”一词诞生或引进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当时，种种救亡图存的呼吁、倡议喷涌而出，其中呼声最高者乃“教育救国论”。换言之，“教育家”自诞生起便打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与民族振兴的伟大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自然地被赋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担当。这一时期流行的“教育家”无疑是褒义词，是对具有天下情怀和勇于自创教育纲领的教育工

^① 梁启超：《名人传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8—381页。

作者的敬称。可惜时隔不久，带“家”的称号日益增多，社会上陆续出现了“空想家”“清谈家”甚至“流言家”“阴谋家”“野心家”等名词，“教育家”一词逐渐用来泛指“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其褒义色彩逐渐淡化，成为中性词，甚至一度成为贬义词，且看：

“吾以为已破坏之学校，罪在执政；未破坏之学校，其腐败堕落等于破坏者，则罪在教育家！”（1915年）^①

“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
(1919年)^②

“……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1920年）^③

“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现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换来换去还是一句空话。”
(1927年)^④

1926年前后，东南大学教授汪懋祖则将“最时髦的教育家”分为六类：

学究式的教育家（胸襟狭窄，只管自己），乡愿式的教育家（自己毫无研究，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表面却是很恭敬的样子），小贩式的教育家（能懂一点外国文，常译些外国书，请名人作几篇序），商人式的教育家（用商人的手段，广告的方法，请几位名人讲演），江湖卖技式的教育家（从外国留学回来，便在报上大登广告，什么博士、硕士等，并有那商人式的教育家为之宣传），政客式的教育家（这一种最坏，大多是地方土豪，并

①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94页。

② 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页。

③ 《毛泽东致罗章龙信》，1920年11月25日。滕纯主编：《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④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不懂得什么教育)。①

这种将“教育家”当作贬义词的情况大致延续到1946年。这一年陶行知先生逝世,毛泽东亲笔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此后,“教育家”一词的褒义色彩逐步回归,专门用于称呼古今中外具有高尚人格、在教育上做出杰出贡献并产生过重大社会影响的人物,成为社会对优秀教育者的一种概括性肯定和精神性回报。

本世纪初,关于教育家全体研究的成果陆续问世,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育家办学”的要求后,“教育家”逐渐成为一个热词。不过,各人口中的和心中的“教育家”含义多不相同,重要原因就是它缺乏权威性解释。尽管“教育家”一词已被使用了百年之久,但1999年出版的大型综合辞书《辞海》中仍不见其踪影。于是,面对“教育家”一词有人会想起孔子、陶行知、蔡元培、杜威、裴斯泰洛齐等,有人会想起自己童年时遇上的好老师,有人则会想起“对教育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有影响的人士”这类抽象定义。按照索绪尔语言学的观点,“jiào yù jiā”这组声音和“教育家”三个汉字作为“音响形象”称为“能指”,各人由此想到的有关对象和内容称为“所指”。能指与所指表明了概念与具体感觉的关系,素难重合。“教育家”作为一个固定的能指,在不同时代不同人那里有不同的所指,虽说是正常现象,却时时妨碍着有关讨论的顺利进行。我们需要形成关于“教育家”的基本共识,这是迫切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能的。

我们依据什么形成对“教育家”一词的共识呢?笔者以为,规范研究似应包括词义的规范。词典是词义的法典,按照词典追索词义当是规范研究的基本途径。具体而言,“教育家”的内涵不在别处,就潜藏在“教育家”的词义之中,需要依据词义分析自然地导出,或者从其基本词义出发作适当引申;倘若离开词义分析,凭空赋予“教育家”若干“内涵”,就多少有些游谈无根的意味,缺乏应有的解释力。

鉴于《辞海》中找不到“教育家”词条,考虑到汉语中的“教育家”是由“教育”与“家”构成的合成词,因而我们不妨将“教育家”暂时分解成“教育”与“家”两个词,分别探究其各自的词义,然后合成“教育家”的整体内涵。

① 转引自杨贤江:《教育问题》,《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6—177页。

二、“教育家”之“教育”，既符合本义又渗透着独到体验

《说文解字》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教”与“育”合成为“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单独的“教”有时也含有“育”的意义，如“修道之谓教”，“修道”旨在“作善”。可以说，“教育”一词从来同“使人作善”有关。换言之，“使人作善”乃“教育”之固有含义，至今仍是“教育”的本质所在：“只要使人向善，即可认其为‘教育’；……所谓‘使人向善’，可以是道德的‘善’，也可以是涵盖德、智、体、美之‘完善’”。^①

在西方，不同时期不同国度对教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而使人“向善”“完善”则是对“教育”相对一致的基本理解。据有关学者考证，英文、德文、法文中的“教育”均源于拉丁文的“教育”，有“引出”之义。引出什么呢？当然是人的“善性”“善能”。在强调道德之善方面，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教人“怎样做人”，教人“努力成为有德行的人”。他一生都在劝人向善，教人美德，勉人敦品笃行。他使那些从他游学的人后来都成了更好的人，也使某些有犯罪倾向的人打消了犯罪念头。此后，赫尔巴特视道德为“教育的最高目的”，福禄培尔将“教育”视为“德育”的同义词。在强调包括道德在内的“完善”方面，康德说过，“使每个人都得到他所能达到的充分完善，这是教育的目的”，所谓“完善”就是指人的各种能力的和谐发展。^②可以说，使人向善、作善、完善，是中西方对教育本质的基本共识。

这里并非泛泛地议论“教育”，而是讨论“教育家”语境中的“教育”，亦即一位教育家眼中、心中、口中和手中的教育。笔者相信，教育家所理解和实践的“教育”当有别于一般教育工作者以之为职业的教育，教育家对教育的理解和体验当会更深刻，实践也会更自觉，更富创新精神。换言之，他所从事的教育除能坚守使人向善、完善的基本意义外，还必定渗透他自己独到的创造性的理解和体验。像孔子的“仁”，孟子的“义”，朱熹的“天理”，王守仁的“良知”，陶行知的“爱满天下”，小原国芳的“全人”，牧口常三郎的“创价”，苏霍姆林斯基的“幸福”“和谐”，弗莱雷的

^① 陈桂生：《“教育学视界”辨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② 张人杰、王卫东主编：《20世纪教育学名家名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解放”，等等，都是他们的教育理想乃至社会理想，也都是他们各自心中的“善”。英国拉德姆大学副校长乔伊·帕尔默教授主编的《教育究竟是什么》，收录了全世界包括孔子、苏格拉底、杜威等著名教育家对教育的各不相同的理解。这些理解既符合教育本义，又各有独到的深刻之处。它们均非纯粹思辨的产物，而是教育家们在实践中千淘万漉、吹沙见金的真知灼见。有学者指出：“‘有意义的’教育思想的产生绝非信手拈来之举，而是必须建立在对实践需求的深刻洞察、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及理论论证的充分展开的基础之上，而且是思想提出者本人也准备身体力行的。随意提出一些不面向实践、完全不考虑实践可能性的所谓‘教育思想’，这不是哗众取宠，便是自作多情。”^①换言之，“教育家”中的“教育”，并不仅仅限于理解，不限于一套可以言说的知识、一套自治的命题或者一套可以演绎成篇的逻辑，而是自身的一种信念，一种见之于日常实践并一以贯之、终身不渝的坚定信念。

三、“教育家”之“家”，远超出“教育专家”之“家”

考察过“教育”，再来考察“家”。我们首先注意到，在《辞海》中“家”的第五义项称：“经营某种行业，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技能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如：商家；行家；专家；科学家。”此间未提及“教育家”。那么能否比照此义，将“教育家”解释为“掌握教育的专门知识或者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并且从事教育活动的人”呢？好像不能，这一定义不符合我们头脑中由无数具体教育家形象凝结而成的教育家印象。我们知道，任何定义都是对客观对象的真实摹写与准确规范，而上述定义既摹写不出此前教育家的精神风貌，也难以规范此后教育家的发展方向和评判标准。事实上，古今中外的教育家并不仅仅“从事教育活动”和“掌握教育的专门知识”，他们被称为教育家更在于他们具有一种教育情怀、教育精神以及相应的教育行为与教育成效。上述释义所指的其实是另一个对象——“教育专家”。1928年出版的《中国教育辞典》无“教育家”条，仅列“教育专家”条，释义为：“凡久操其业，对于该事有精熟之技术与丰富之知识者，皆专家也。专家能将学理措诸实际，故经营教育事业以用专家为宜；为教师者，至少当于教育学术有一部分之擅长，如教学方法、地方学校行政、教育成绩测量、应用测验之制造等皆可。于教育

^① 吴康宁：《“有意义的”教育思想从哪里来》，《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

学术，具有一得之长，能任未受专门训练者所不能胜任之事者，皆得称为教育专家。”^①胡德海先生有一个通俗解释：所谓“专家”，“就是那些在很小很小的问题上知道的很多很多的人，而必然是在很大很大的问题上知道的很少很少的人”。^②可以认为，教育专家尊崇的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教育家关心的则是全人类永恒的价值观念。我们这样说，并无鄙薄专家之意，因为教育或教学的专家无论如何要比普通教师的价值高出许多，只是与教育家相比尚有一段距离。倘若将整个教育者队伍比喻成一座金字塔，其基层是普通的教师，中层是教育和教学的专家，高层的则是为数极少、为众人瞩目的教育家。这座金字塔当然不是静止的，它的体量不断增大，内部层次与比例的变迁也在不断发生，普通教师中的部分人会上升为教育专家，教育专家中的佼佼者则有可能上升为教育家乃至大教育家。可以说，“教育专家”与“教育家”是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很大区别的概念，其区别主要体现在精神、思想、资格、影响等方面。教育家除了知识、技能、经验、职业方面的标准外，还具有信仰、情感、情怀、情结、行为表现和贡献、影响等更为本质的特征。

看来，需要在“教育专家”含义的基础上寻找“教育家”的更高层次的含义。

笔者注意到，《辞海》中“家”的第七义项为“以之为家”，例句为“三王家天下”（三王以天下为家）。能否比照这一例句，将“教育家”理解为“家教育”，即“以教育为家”呢？

这里需要回到“家”之本义。辞书揭示“家”的本义为“人居”，即“共同生活的眷属和他们所住的地方”。在“家”之本义中，“人”无疑居于首要和主导地位。所谓“人家”或“家人”，都是说“家”离不开“人”。有了人才能成家、安家、白手起家、重建家园，也才能持家、管家、养家、发家。没有人，没有人烟、人声、人气、人迹，再豪华的建筑也称不上家。正因为如此，“家”天然地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精神，体现着以天伦为轴心的家的温馨、家的责任与家的全面关怀。正是在与“人”的不可割舍的联系上，“教育”与“家”高度相类：教育同样离不开人。教育是人的教育，是面对人、通过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传承与精神交往活动。离开人，离开人伦间的温馨、责任与全面关怀，教育便不成其为教育。诚如有学者指出：“教育是天

^① 王倘等编：《中国教育辞典》，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660页。

^② 转引自刘旭东：《构建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基本理论话语体系——胡德海先生教育学思想研究》，《当代教育与文化》第8卷第5期（2016年9月）。

底下之于人的存在与发展关系最为紧密的社会活动,与一个人在社会中能否安身立命以及顺利成长也密切相关,同时也关涉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正因为教育与人的存在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它特别需要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的滋养,如果其中缺失了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它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就会受到质疑,就可能对人的发展带来伤害,而对教育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的呵护和拓展,就是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尊重,是在孜孜不倦地发掘人类发展的可能性。”^①“人的存在与发展”使得“教育”与“家”如此相类,我们“视教育为家”不是很自然的吗?

与“家”离不开“人”一样,“人”也离不开“家”,在中国语境中尤其如此。有人比较了中西不同的家庭观,发现西方人似乎不怎么重视家庭,许多思想家只有思想没有家,甚至,越著名的思想家越可能是单身汉,如柏拉图、奥古斯丁、阿奎那、笛卡尔、康德、尼采、维特根斯坦等。刘道玉先生也指出:“教育家”只有在汉语词汇中才表现出特殊意义,在西文中是翻译不出来的。英文中的“家”与“工作者”是同义语,汉语中的“家”与“工作者”则有天壤之别,这“反映出中国人对‘家’情有独钟的一种心结”^②。确实,在中国人眼中,家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每个人不可缺失的安身立命之地,是比城邦、国家等更自然、更普遍、更具稳定性和延续性的生活单位,是每个人的归属感、安全感、幸福感、道德心和生活智慧、生活情趣的主要源泉。家是有“眷”的地方,是需要和值得眷注、眷顾、眷念的地方,是使人的浮泛生活得以扎根并值得终身营建的港湾,是中国人心目中生活的宇宙。中国人视家庭幸福为最大的幸福,视家庭破碎为最大的不幸,每个中国人对家都有自幼至老、身心两面的天然依赖。脱离家便成了游子,成了漂泊无定的浮萍。中国人离不开家,即使“出家人”也还会以四海为家。在汉语中,“身”与“家”这种不可分的关系还诞生了一个新词“身家”,继而与“性命”组合成又一个新词“身家性命”,可见“家”在个人生命中的地位。

说教育家“以教育为家”,意味着教育是教育家的精神依归之地,意味着寄托、归属、融入、血脉相连,意味着爱,意味着忠诚,意味着奉献,意味着无怨无悔。教育家为了教育这个家,将心甘情愿地为之奋斗,使教育成为温暖的精神家园,他将

^① 刘旭东:《构建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基本理论话语体系——胡德海先生教育学思想研究》,《当代教育与文化》第8卷第5期(2016年9月)。

^② 刘道玉:《呼唤新时代著名的教育家》,《教师教育论坛》第26卷第4期(2013年12月)第5页。

奉献自己的全部忠诚,尽情施展自己的创造才华。“以教育为家”还意味着一种宿命,一种先天的缘分,意味着一个人从事教育往往是一种必然,或者是一种由偶然而至必然的命运:教育就需要他这样的人,而他仿佛就是为教育而生;他离开教育就会无家可归,就会惶惶不可终日;他不仅今生今世心甘情愿地献身教育,而且若有来生,他还会从属于教育,还会选择做教育之子。作为教育之子,他还会为“家史”即“教育史”留下丰硕的精神遗产和光辉的篇章。因此,在中国语境中我们尤其可以说:教育家当以教育为家。并且可以推而广之,例如:科学家即以科学为家者,艺术家即以艺术为家者,宗教家即以宗教为家者,等等。这样,所谓教育家,就是“以教育为家的人”。教育家的这第二层含义在精神层次上远远高出教育专家之上,更接近实际生活中教育家的本质了。

《辞海》中的“三王家天下”,既可指三王为天下苍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也可指三王视“天下”为“私家”而传之子孙的专制主义。称教育家“以教育为家”是否也有这双重含义呢?笔者以为,在“教育家”一词的褒义色彩日益鲜明的语境下,它所指的当是前者。

“教育家乃以教育为家者”的假说也许还需要语言学的进一步论证,不过笔者相信,语言自古以来就是应社会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的,更重要的是,“教育家乃以教育为家者”的假说已在大量的教育家个案研究中获得充分证明。例如:陶行知与育才学校同舟共济,戏称“抱着爱人过河”;原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被美国总统罗斯福誉为“智慧女神”的吴贻芳,终身未婚,自称“我嫁给了教育”;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办学校以家庭为原型,他视学生如己出,学生称他为父亲。当代也有感人的例子:泰国曼谷的闹市区隐藏着一所贫民学校(原来的贫民窟逐渐被高楼大厦包围所致),该校的老校长是老老校长的女儿,到2017年已97岁,仍然坚守岗位。她终身未婚,以母亲菲薄的遗产贴补学校日用。她的学校极其简陋,却是贫民子弟的精神乐园。开发商看中了学校的地段,想以10亿泰铢让学校拆迁,老校长淡然拒绝:她和贫民孩子都需要一个家,一个共同的家,一个不能被拆除的家。泰国人尊称老校长为“姥姥”,视她为民族的灵魂。

四、简短的结论

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教育家”一词,最初可能是梁启超等学者直接取自日

文,同时注入了他们的研究和理解。考察“教育家”词源以及“教育”与“家”的本义,笔者认为,“教育家”乃兼具教育家精神与教育家资格的人,即不仅掌握教育专门知识或者有丰富教育实践经验并从事教育活动,而且对“教育”有基于本义与自身独到体验的深刻理解,具有与教育不可割舍的情缘,终身“以教育为家”,为教育注入全部情感和智慧,对教育做出重大贡献,在教育史上留下丰硕遗产和光辉篇章的人。

教育的终极价值与教师的良知^{*}

金生鉉



教师为什么而教？教师的使命是什么？何为教师的良知？教师的工作如何促进我们社会的文明与繁盛？为什么教师是知识分子？为什么教师应当不断地省思自己的行动是否符合教育的终极价值？

一、教育的终极价值是培育健全的精神人格

要回答教师的使命，就必须回答教育的终极价值是什么。这是因为教师的教育行动指向教育终极价值的实现。

教育的终极价值就是教育的本真价值，或者说是教育的本质价值，它规定了教育之为教育的本质，也就是教育建立在其上而实现自己本质的价值。教育的终极价值与教育的终极目的是相通的。教育的终极价值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也就是说，终极价值是教育应当追求的根本目的，而且只有把这种价值作为目的，才是正当的教育。

虽然学界经常用教育的终极价值或终极目的等概念表述教育应当追求的目的或价值，但是什么是终极价值或终极目的是不明的。终极价值就是最终的目的，是目的性价值，在它之外没有价值上可辩护的目的，这种价值不可能成为其他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终极价值不是条件价值和手段价值，不具有工具性，而只具有目的性。

终极价值或终极目的之所以是终极的，意味着没有超越于终极价值的价值。

* 本文选自《教师教育研究》第24卷第4期(2012年7月)。作者金生鉉，教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和价值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